

第六九五冊

經濟彙編

食貨典

平準部

國用部

(卷)
三十一四〇
三十一四〇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二百三十七卷目錄

平準部總論一

管子數 國蓄 山國稅 山權數 山至數 地 輕重戊 輕重甲 輕重乙 輕重丁

史記 貨殖傳

鹽鐵論 本議

冊府元龜 平糶 常平

周禮訂義 陳及之論泉府 又

文獻通考 葉水心論市易 論平準 陳止齋 論和預買 馬氏論均輸 論王莽

五均 論唐官市使 論折帛 論羅羅 飲散之法 論括糶 論常平法

玉海 論常平法 論平糶之令

食貨典第二百三十七卷

平準部總論一

管子

國蓄

利出于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于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

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贖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鐵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饉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千百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強本趣耕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

財準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準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經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經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鍾饋糧食畢取贍于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絀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于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以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謂之難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于幣諸侯籍于食中歲之穀羅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糶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四面受敵謂之衝國以百乘衝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衝處壤削少半萬乘衝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衝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衝處危懼圍阻千乘

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固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繁縵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賦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山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餘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龍繁其勝簞肩輿若

千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貴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簞肩輿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爲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策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賞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歐之類齒量其高壯曰國爲師旅戰車歐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

山權數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策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曰東海之子類於龜記舍於若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勞若以百金之龜爲無賞而藏諸泰臺一日而覺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賞還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貴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華築室賦籍藏龜還四

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策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策而民失生矣故善爲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

桓公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于是縣州里受公錢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于上者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橫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于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有三有歸于上矣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爲國策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于上君用民以時歸于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于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洩矣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于天下大夫不得

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策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地數

桓公問于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于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于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鉅橋之粟貴糴之數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成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成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綰帛車五歲毋籍衣于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終身毋籍于民准衡之數也

揆度

桓公問于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于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煇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于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禹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幘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于朝而猛獸勝于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

輕重甲

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斃一束十倍則春有以俸租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輕重乙

桓公問于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壤墾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稼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于諸侯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于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十鍾之家不行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皆見于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把損焉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使無券契之責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于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吐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壤墾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于號令管子曰滕魯之粟金百則使吾國之粟金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饑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買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買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桓公問于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織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舍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輕重丁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使其牆三重而門九鑿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環中五百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于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于周室者不得

不以形弓石璧不以形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日諾號令于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輪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饑齊東豐庸而難賤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鉅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鉅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于倉廩西之民饑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桓公曰崑丘之戰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洽管子對曰惟繆數爲可耳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皆壁白其門而高其閭州通之師執折筭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崑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俸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壁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貨故國中大給崑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難賤寡人恐五穀之歸于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

新成困京者二家君請式壁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壁而聘之名顯于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于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于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于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于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帶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買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勳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困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于麻十倍其買布五十倍其買此數也君以織籍籍于桑未爲桑籍桑撫織再十倍其買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于布則撫之桑籍于穀則撫之山籍于六畜則撫之術籍于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輕重戊

桓公曰魯梁之干齊也千穀也蠶蠶也齒之有臂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緇公服緇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于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緇矣桓公曰諾即爲服于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緇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于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緇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緇緇而踵相隨車轂駟騎連伍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緇開關毋與魯梁運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應聲之正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緇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齊糴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史記

貨殖傳

范蠡計然曰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

鹽鐵論

本議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詰問民間所疾苦

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坊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修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爲暴于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爲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寒於邊將何以濟之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說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陳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厲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不軌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澹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邊用損武略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

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與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爲便也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工商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不出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夫道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欲衆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坊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

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于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梓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陸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濟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

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于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澹溪壑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過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坊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况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

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

文學曰古者之賦稅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紅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問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緣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而行姦賣乎農民重苦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振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牟利自市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買萬物也

平糶

孟子曰大饑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

蓋議其不以法度簡斂也是知善爲國者當平豐之歲爲凶荒之儲所以順天道備寇賊而紓農人務政本也夫世有饑穰天之行也邦之經費既不可闕民之資奉于是乎在或上熟而不收惡歲而亡備焉謂夫能通其變者也若乃權其輕重制其物宜則平糴之法存焉所以操其柄下得其利農夫不困國用常足者亦繇是焉古之知治道者嘗從事于斯矣歷代而下咸可述焉

常平

夫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則物有重輕始自列國李悝起平糴之法至於漢世壽昌建常平之制裁之得宜取之有道雖復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而穀有常價民無饑色其後迫於羣議乃從中輟末平之歲遵用舊典市糴益賤廩庾充積既而罷焉晉氏之後南北更主或建置有初或評論靡決名稱之際因革或殊經制之方損益小異迄於隋室復有義倉社倉之名唐祚延久條式咸著朱梁五代干戈未息揚雄奏議亦頗及之原其立法之意誠以均節貨幣之高下防虞稼穡之豐歉調盈虛而御國用謹聚散而濟民命管子所謂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真得治財之術哉夫爲邦者不可以不務也

周禮訂義注

陳及之論泉府

熙寧間置市易務且謂成周之市法內帑出錢數百萬以爲本市易司遣人於嶺南諸處市貨以壓富商之利原其意爲利耳豈泉府之法哉

又

立法不惟以便下苟下得其利而官失其物則非法也泉府藏物多矣不賒貸與人則必至弊壞歲月既久不可用賒貸與民轉徙于他所既得其利異時以元物入官各貢所有爲息則官府亦得其便矣不特是也周禮凡商賈悉有稅今市泉府物而貸之則免其稅既免其稅而賈息焉何不可之有然必與有司辨而授之者防民之僞也世之奸猾無行者巧僞曲說至官府而賒貸官府不知其奸而與之則異日未必能償與其有司辨則不復有此患凡此等制得賢而後可行否則不勝其弊王荆公呂嘉問爲市易官培克細民聚斂滋甚豪商大賈怨咨盈道及人有言則曰泉府嗚呼吾不知先王之法使人怨咨而尚不顧哉

文獻通考

葉水心論市易

熙寧大臣募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爲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具以爲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賈之其餘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真周公所爲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闢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

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則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則誰與之將無以充其用而恤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爲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爲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爲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闢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逮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爲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爲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况其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爲義坐視小人爲之亦以爲當然而無怪也徒從其後頓蹙而議之厲色而爭之耳然則仁者固如是耶

論平準

平準書直叙漢事明載聚斂之罪比諸書最簡直然觀遷意終以爲安寧變故質文不同山海經重有國之利按書懋遷有無化居周禮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今其詞尚存也漢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緡之令鹽鐵權酷之入極於平準取天下百貨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未厚本非正論也使其果出於厚本而抑未雖偏尚有義若後世但奪之以自利則何名爲抑

恐此意遷亦未知也

陳止齋論和預買

和預買始於太平興國七年然折錢未有定數如轉運使輒加重詔旨禁絕之熙寧理財多折見錢而諸郡猶有添起賁陌不等之弊朝廷隨即行違今之困民莫甚於折帛而預和市尤為無名之斂然建炎初行折帛亦止二貫戶部每歲奏乞指揮未為常率四年為三貫省紹興二年為三貫五百省四年為五貫二百省五年七貫省七年八貫省至十七年有旨稍損其價兩浙紬絹每疋七貫文內和買六貫五百文綿每兩四百文江東路紬絹每疋六貫文則科折之重至此極矣不可不務寬之也

馬氏論均輸

按桑大夫均輸之法大概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為也然農民耕鑿則不過能輸其所有必商賈懋遷乃能致其所無今驅農民以效商賈則必釋其所有責其所無如賢良文學之說矣太史公平準書云今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此說疑未明班孟堅探其語曰今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傳販者而相灌輸此說渙然矣蓋作如異時三字是謂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為也東萊呂氏尊還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語然義理所在當惟其明白者取之是以通鑑取志語云

論王莽五均

按古人立五均以均市價立泉府以收滯貨而時其買賣皆所以便民也所謂國服為息者乃以官物賒貸與民則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說令民採

山澤者畜牧者紡織者以至醫巫技藝各自占所為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為貢則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乎噫古人之立法惡商賈之趨末而欲抑之後人之立法姑商賈之獲利而欲分之

論唐官市使

按京師百姓賴官市以養之語出於中官之口此輩違君之惡豈能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休戚然王莽之五均介甫之市易亦皆以為便百姓而行之且舉周官泉府之法以緣飾其事然則名為效周公而識見乃此閹之流耳

論和買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本朝預買紬絹謂之和買絹按玉壺清話與澠水燕談二書皆以為始於祥符初因王旭知穎州時大饑出府錢十萬緡與民約曰來年蠶熟每貫輸一緡謂之和買自爾為例而澠水燕談又以為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為便今行天下於歲首給之然予按范蜀公東齋記事稱是太宗時馬元方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絕時預給庫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於官預買紬絹蓋始於此以三書攷之當以范說為是蓋范嘗為史官耳予讀詩人袁陟世弼所為墓誌序其當仁宗時為太平州當塗知縣且言江南和市紬絹豫給民錢郡縣或以私惠人而不及農者當塗尤甚世弼所為條約細民始均得之乃知太宗之所以惠愛天下多矣而其後以鹽代錢以為練直又其後也鹽亡而額存然後知左氏所謂作法於涼其說不誣矣

論和買絹

按熙寧初王介甫秉政專以取息為富國之務然青苗則春散秋斂是以有賒貸之息市易則買賤賣貴是以有貿易之息至於和買則官以錢買民之紬絹而已息錢惡從出蓋當時言利小人如王廣廉輩以千錢配民課絹一疋其後正絹令輸錢一千五百是假和買紬絹之名配以錢而取其五分之息如明道所言可見其刻又甚於青苗矣

論均輸市易

按均輸市易皆建議於熙寧之初然均輸卒不能行市易雖行之而卒不見其利何也蓋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二子所為雖非知道者所許然其才亦有過人者蓋以其陰籠商販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為抑勒禁制之舉迨其磨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為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則薛向之徒豈遽足以希其萬一宜其中道而廢也然所謂從貴就賤用近易遠則夫祖宗時以賦稅而支移折變以茶鹽而入中糧草即其事矣苟時得能吏以幹運之使其可以裕國而不至困民豈非理財之道固不必親行販易之事巧奪商賈之利而後為均輸也介甫志於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廢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誤矣至於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點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為又遠出桑劉之下今觀其法制大概有三結保貸請一也契要金銀為抵二也質還物貨三也是三者桑劉未嘗為之然自可以富國則其才豈後世所能及然貸息抵當質還之事使富家為之假以歲月

豈不獲倍徙千萬之利今攷之熙寧五年賜內藏庫及京東路錢爲市易本共一百八十七萬緡至九年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利錢僅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嗚呼以縣官而下行黠商豪家之事且買遷圖利且放債取息以國力經營之以國法督課之至使物價騰踴商賈怨譟而華華五年之間所得于本蓋未嘗相稱也然則是豈得爲善言利乎桑劉有知寧不笑人地下又按鄭介夫熙寧六年進流民圖狀言自市易法行商旅頓不入都競由都城外徑過河北陝西北客之過東南者亦然蓋諸門皆準都市易司指揮如有商貨入門並須盡數押赴市易司賣以此商稅大虧然則市易司息錢所獲蓋不足以補商稅之虧矣

論折帛

按折帛元出于和買其始也則官給錢以買之其後也則官不給錢而白取之又其後也則反令以每匹之價折納見錢而謂之折帛倒置可笑如此則官價之不給人矣今乃南詔諸路憲臣數州縣已未支和買本錢實數來上豈其時上之人元未知耶或官吏肆爲欺弊復以和買名色妄有支破耶魏杞之說固爲當理然役錢者應納之物也折帛者橫取之物也官惟其乏錢是以不免橫取于民若其可獨則自當明獨橫取之折帛錢正不必以應納之役錢比折也

論羅羅斂散之法

按古今言羅羅斂散之法始于齊管仲魏李悝然管仲之意兼主于富國李悝之意專主于濟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則富賈游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此

則桑孔以來所謂理財之道大率皆宗此說然山海天地之藏關市物貨之聚而豪強擅之則取以富國可也至于農人服田力穡之贏餘上之人爲制其輕重時其斂散使不以甚貴甚賤爲患乃仁者之心若諉曰國家不取必爲棄井者所取遂斂而復散而資以富國誤矣

論括羅

按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于羅也平羅法始于魏李悝然豐則取之于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爲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羅充他用于于宋而羅遂爲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羅寄羅俵羅均羅博羅兌羅括羅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由蓋自眞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發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又法令索寬致有此弊後來懲其弊所以只羅之于民而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于計其家產而均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則其爲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爲商所虧終也民又爲官所虧其失一也

論常平法

門下侍郎司馬光劄子言常平之法公私兩利此乃三代之良法也向者有因州縣開常平羅本錢雖遇豐歲無錢收羅又有官吏怠慢厭羅羅之煩雖遇豐歲不肯收羅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實價只信憑行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當收成之時農人要錢急羅之時故意小估價例令官中收糴不得盡

入蓄積之家直至過時蓄積之家倉廩盈滿方始頓添價中糴入官是以農夫羅穀止得賤價官中糴穀常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之家又有官吏雖欲起時收羅而縣申州州申提點刑獄提點刑獄司司農寺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已至失時穀價倍貴是致州縣常平倉斛斗有經隔多年在市價例終不及元羅之價出糴不行堆積腐爛者此乃法因人壞非法之不善也

論常平法

常平乃古法周官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羅斂則增價羅也是非常平乎自鄭氏以出其斂法爲解後人遂攻周禮耳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今文作檢漢食貨志作斂是也今世言常平出糴中丞不知乃古法

論平糴之令

平糴之令始於李悝耿壽昌開常平之法至晉齊不能廢後魏定和糴之制北齊築富人倉隋置監唐置東西市之糴其法一也宋建隆間始因河內之稔修邊糴之事至淳化而天下之糴大備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二百三十八卷目錄

平準部總論二

大學衍義補市糴之令 權量之議

荆川稗編王應龍論泉府

古今治平略一三代貯糴

食貨典第二百三十八卷

平準部總論二

大學衍義補

市糴之令

易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
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臣按此後世爲市之始先儒謂易之十二卦制器
尚象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
生民之本也民之於食貨有此者無彼蓋以其所
居異其處而所食所用者不能以皆有故當日中
之時致其人於一處聚其貨於一所所致所聚之
處是即所謂市也人各持其所有於市之中而相
交相易焉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各求得其所欲而
後退則人無不足之用民用既足則國用有餘矣
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
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大市日昃而市朝市朝
時而市夕市夕時而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
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
成而奠其買然後令市

臣按周官於市肆一事設官如此之詳所以使民
懋遷其有無也有者得以售無者得以濟斯民之
各遂其所欲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
以其買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
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凡除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
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臣按泉府之設以泉爲名蓋主泉布之官也古者
以泉布流通天下之物無非以便民而已泉布出
於上貨物生於民之貨物不能以皆有也欲通
其有無必資錢以易物然後無者各有焉然其物
之聚也有多有少時之用物也有急有緩少而急
於用則通多而不急於用則滯上之人因其滯也
則以泉布收之俾其少而通焉所以厚民生也上
既收之矣下之人或有所急而需焉則隨其原價
而賣之所以濟民之用也然買物必以價彼民之
貧者無價以買官則或賒或貸與之賒則取償而
不取息貸則按本以計其息所以不取息者應其
喪祭之急而必取息者限其浮浪之費也然其取
息也則又不以錢而以力焉所謂國服爲之息者
償本之後以服役公家爲息服如國中七十及六
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征之以供服役之服也
凡若此者無非以阜民之財濟民之急而上之人

無分毫利焉豈若王莽王安石之所爲哉

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車不中度不粥于市
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于市姦色亂
正色不粥于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于市木不
中伐不粥于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于市

臣按市肆所陳雖商賈之事然而風俗之奢儉人
情之華實國用之盈縮皆由于斯焉

漢武帝元封元年用桑弘羊言置均輸官于郡國盡
籠天下之貨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亡所
牟大利而物價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

臣按桑弘羊作均輸法以爲平準觀其與賈良文
學之士所辨論者大略盡之矣然理之在天下公
與私義與利而已矣義則公利則私公則爲人而
有餘私則自爲而不足堂堂朝廷而爲商賈貿易
之事且曰欲商賈無所牟利噫商賈且不可牟利
乃以萬乘之尊而牟商賈之利可乎

王莽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臣按樂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言天子取諸
侯之書以立五均則市無貳價四民常均此王莽
五均之說所自出也莽借古人良法以罔市利無
足道者故錄之以示世戒

漢章帝時尚書張林言縣官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
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詔議之尚書
僕射朱暉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
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商販無異
非明王所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臣按均輸之法謂郡國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

之而爲之轉輸於京此非但商賈之事蓋貧民無產者爲人傭雇之事也不但非明主所宜行雖鄉里之名爲士大夫者亦不宜行也章帝爲漢七制主之一而亦爲此豈非武帝詒謀之不善哉

唐德宗以宦者爲宮市使置白望數百人押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絹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名爲宮市其實奪之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并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生業仰官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官市者皆不聽

臣按萬乘之主而有四海之富乃白奪貧人之物以爲食用無以異於盜賊之白日行劫然方其未知也而爲左右之人所蒙蔽其責猶有可諉者幸而農夫以驢負柴者殿宦者得以以上聞諫官御史又數言之而方鎮來朝者又以言是可以罷之矣夫以衆人所言者皆不信而區區信一人之言謂京師游手萬家仰官市以取給嗟夫人君聽言當揆之於理吾取物於市而游手何預焉而賴此以給乎豈遺親信不欺者往偵其實則情僞見矣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詔官中買物有原不出產處毋得抑配擾民

宋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買場以主禁中貿易仁宗謂輔臣曰國朝懲唐宮市之弊置務以京朝官內侍參主之以防侵擾而近歲非所急務一切收市擾人甚矣乃申舊令使皆給實直其間內東門市民間物或累歲不償錢有司請自今宜以見錢售之

臣按官中有所用度或有所闕不能不求之於市

肆要之不必設場務專官使過有所用遺廉謹之人齋見錢隨時價兩平交易而不折以他物不限以異時不易以壞幣則官府有實用而小民無怨聲矣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俸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仍令優與其直

臣按宋初預買絹綃謂之和買絹夫買而謂之和必兩無虧損上下同欲而無抑配之謂也宋朝所謂和買猶是民以乏錢而須實官以先期而便民其後之弊且至與夏稅並輸而民家營運生計之具悉從折計而爲民無窮之害今所謂和買者非止於絹凡官闈官府有所匱乏一切取之於州郡州郡取之於民然後計其直俾其詣官庫給價償之名曰和買其實非民間所有而欲以出賣者亦是州郡於民常賦之外斂錢收買以應官司之求及其領價之際文移上下展轉伺候動經旬月所得不償所費嗚呼官府所爲如此九重之上何由而知其詳哉

神宗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始制均輸之法以通天下之貨制爲輕重斂散之法使富商大賈不得乘公私之急以擅其權假發運使以錢貨資其用度俾周知財賦有無而移用之得以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所當供辦者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以發運使薛向領其事時議多以爲非後迄不能成

臣按此桑弘羊之故智然弘羊自立法而自行之猶有其弊况後世之人不及弘羊而又付之庸庸

之輩使之奉行乎大抵民自爲市則物之良惡錢之多少易以通融準折取舍官與民爲市物必以其良價必有定數又私有心詭計百出其間而欲行之有利而無弊難矣政不若不爲之爲愈也

熙寧五年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爲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

臣按先是草澤魏繼宗上言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爲天下於是下此詔嗚呼天生衆民有貧有富爲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稅斂平物價使富者安其富貧者不至於貧各安其分上其得所矣乃欲奪富與貧以爲天下烏有是理哉奪富之所有以與貧人且猶不可况奪之而歸之於公上哉吁以人君而爭商賈之利可醜之甚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尚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戶願請比歲例增給詔諸路提舉司假本司利利錢同漕司來歲市絀絹計綱赴京

臣按上之取下有常賦有定制凡於常賦定制之外有所建請必是欲行己私趨時好以希爵祿干

恩典者其所以建請者必曰不益賦而國用饒又曰民所願請而非強迫之者又曰其行之上下俱便益而永遠無弊人君聽其言非不美及其施行之際不徒不能如其言而損國課戕民生促國脈以貽後世羞者多矣人主於此不可不察

孝宗隆興二年臣僚言熙寧初創立市舶以通貨物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納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遠之意實寓焉

臣按互市之法自漢通南越始歷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兼船爲名則始於宋焉蓋前此互市兼通西北至此始專於航海也元因宋制每歲招集舶商於蕃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迴帆驗貨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其抽分之數細色於二十五分中取一麤色於三十分中取一漏稅者斷沒仍禁金銀銅鐵男女不許溢出本朝市舶司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惟於浙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蕃之進貢者蓋用以懷柔遠人實無所利其入也臣惟國家富有萬國故無待於海島之利然中國之物自足其用固無待於外夷而外夷所用則不可無中國物也私通溢出之患斷不能絕雖律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民犯法而罪之罪之而又又有犯者乃因之以罪其應禁之官吏如此則吾非徒無其利而又有其害焉臣考大明律於戶律有舶商匿貨之條則是本朝固計人泛海爲商不知何時始禁竊以爲當如前代互市之法庶幾置司之名與事相稱或者若謂恐其招惹邊患臣請以前代史冊考之海上諸蕃自古未有爲我邊寇者且暹羅爪哇諸番隔越漲海地勢不接非西北戎狄比也惟日本一國號爲倭奴人工巧而國貧窘屢爲沿海之寇當遵祖訓不與之通儻以臣言爲可采乞下有司詳議以聞然後制下濱海去處有欲經販者俾其先期赴舶司告知行下所司審勘果無違礙許其自陳自造船舶若干料數收販貨物若干種數經行某處等國於何年月回還並不致私帶違禁物件及回之日不

致透漏待其同帆差官封檢抽分之餘方許變賣如此則歲計常賦之外未必不得其助矧今朝廷每歲恆以蕃夷所貢椒木折支京官常俸夫然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國用之一端也其視前代算間架經總制錢之類濫取於民者豈不猶賢乎哉

市上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今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鎰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鎰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鍾饌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又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穀入若干

臣按管仲伯者之相也其輔桓公以兵車伯天下而其治國猶知以守穀爲急務而通輕重之權爲斂散之法歲穰民有餘則輕穀因其輕之時官爲斂羅則輕者重歲凶民不足則重穀因其重之時官爲散羅則重者輕上之人制其輕重之權而因時以斂散使米價常平以便人是雖伯者之政而王道亦在所取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羅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

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是故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三熟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糶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

臣按天生萬物惟穀於人爲最急之物而不可一日無者有之則生無之則死是以自古善爲治者莫不重穀三代以前世無不耕之民人無不給之家後世田不井授人不皆農耕者少而食者多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資糶以食者什七八矣農民無遠慮一有收熟視米穀如糞土變穀以爲錢又變錢以爲服食日用之需會未幾時隨即罄盡不幸而有荒年則伐桑棗賣子女流離失所草芽木皮無不食者天下之民莫不皆然而淮北山東爲甚臣願朝廷舉李悝平糶之法於此二處各立一常平司每司注戶部屬官三員量地大小借與官錢爲本每歲親臨所分屬縣驗其所種之穀麥熟幾分粟熟幾分與夫大小豆之類皆定分數申達戶部因種類之豐荒隨時價之多少收糶在官其所收者不分是何米穀逐月驗其地之所收市之所售粟少則發粟麥少則發麥諸穀俱不收然後盡發之隨處立倉通融般運分散量時取直凡貨物可用者皆售之不必專取銀與錢也其所得貨物可資國用者其數送官其餘聽從隨時變賣以爲糶本臣言儻有可采乞下有司計議先行此二處試其可否由是推之天下州郡可行之處仍乞勅諭奉行之臣俾其體李悝立法之心必使農與人兩不傷豐與歉兩俱足其法雖不盡合於古人是亦足以爲今日養民足食之一助也

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

臣按壽昌於宣帝時上言欲糴三輔及弘農等四郡穀以足京師可省關中漕卒至明帝時劉般已謂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考壽昌初立法時兼請立於邊郡臣愚亦竊以為內地行之不能無弊惟用之邊郡為宜非獨可以為豐荒斂散之法亦因之以足邊郡之食寬內郡之民焉請於遼東宣府大同極邊之處各立一常平司不必專設官惟於戶部屬遣官一二員歲往其處恤其事每歲於收成之候不問是何種穀遇其收穫之時即發官錢收糴貯之於倉穀不必一種惟其賤而收之官不必定價隨其時而予之其可久留者儲之以實邊城其不可久者隨時以給廩食之人凡諸穀一以粟為則如粟直八百豆直四百則支一石者以二石與之他皆准此然後計邊倉之所有豫行應運邊儲州縣俾其依價收錢以輪於邊如此不獨可以足邊郡而亦可以寬內郡矣由是推之則雖關中鹽糧之法亦可以是有漸有更革焉唐都關中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歲不登天子常幸東都以就食元宗時有彭果者獻策請行和糴於關中自是京師糧廩益羨元宗不復幸東都德宗時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

斛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貞元四年詔京兆府於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先給價直然後收納續令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踰於時價或先斂而後給直追集停攤百姓苦之及聞是詔皆欣便樂輸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

臣按和糴之法始於唐今若效其法遇米穀狼戾之秋遣官齎錢於豐熟之處開場設法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如白居易之言是亦足國之一助也但忍任之不得其人一切委之吏胥配戶督限蹙迫鞭撻則利未必得於國而害已先及於民又不若不糴之為愈也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甚賤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俟歲饑即減價糴與貧民真宗景德元年內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糧自兵罷後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即止市糴其後連歲登稔乃令河北河東陝西增糴

臣按馬氏此言唐以前所謂糴者聚米以賑民宋以後所謂糴者聚米以養兵所以為民者今日宜行之內郡臣向謂置常平司於遼以東准以北是也所以為兵者今日宜行之邊郡臣向謂置常平司於遼東大同等處是也伏惟堯舜在上不棄芻蕘之言下有司究竟其可否以聞其於國家儲蓄之計未必無助云

神宗用王安石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斂散未得其宜以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糴遇賤量增市價糴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豫給令隨稅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價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其青苗法以錢貸民春散秋斂取二分息

臣按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出息也貸與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夏料於正月俵散秋料於五月俵散蓋假周禮泉府國服為息之說雖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其實欲專其利也昔人謂其所以為民害者三日徵錢也取息也抑配也條例司初請之時曰隨租納斛斗斛如以價貴願納錢者聽則是未嘗徵錢曰凡以為民公家無利其入則是未嘗取息曰願給者聽則是未嘗抑配及其施行之際實則不然者建請之初姑為此美言以惑上聽而厭眾論耳奄有四海之大億兆之眾所以富國之術義無不可而取舉貸出息之利則是萬乘而為匹夫之事也假令不徵錢不抑配有利而無害尚且不可况無利而有害哉神宗用王安石而行之此其流禍至於民離散而國破敗後世英君碩輔宜鑒宋人覆轍尚其以義為利而毋專利以貽害哉

以上市糴之令臣按昔人謂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作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而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市之說昉於周官泉府糴之說昉於李悝平糴然其初立

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糶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糶之蓋愁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焉後世則爭商賈之利利民庶之有矣豈古人立法之初意哉臣愚就二者觀之糶之事猶可爲蓋以米粟民食所需雖收於官亦是爲民若夫市賈之事乘時貴賤以爲斂散則是以人君而爲商賈之爲矣雖曰推抑商賈居貨待價之謀然貧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凡物貨居之既多則雖甚乏其價自然不至甚貴也哉

權量之謹

舜典同律度量衡

臣按律者候氣之管所以作樂者也而度量衡用以度長短量多寡稱輕重所用與律不同而帝世巡守所至同律而必及於度量衡何哉蓋以度量衡皆受法於律於此審之三者之法制皆與律同斯爲同矣誠以是三物者其分寸合銖兩皆起於黃鍾而與候氣之律同出於一按律固可以制度量衡而考度量衡亦可以制律此聖人制律而及度量衡之本意也然聖人不徒因律而作樂而用之於郊廟朝廷之上而又頒之於下使天下之人用之以爲造作出納交易之則焉其作於上也有常制其頒於下也有定法苟下之所用者與上之所頒者不同則上取於下者當短者或長當少者或多當輕者或重下輸於上者當長者或短當多者或少當重者或輕下虧於民上損於官操執者有增減之弊交易者有欺詐之害監守出納者

有侵尅陪備之患其所關係蓋亦不小也是雖唐虞之世民淳俗厚帝王爲治尚不之遺而况後世民僞日滋之時乎乞勅所司每正歲申明舊制自朝廷始先校在官之尺量斗斛權衡使凡收受民間租稅器物不許過則又於凡市場交易之處懸掛則樣以爲民式在內京尹及五城兵馬司官在外府州縣官每月一次校勘憲臣出巡所至必令所司具式呈驗公私所用有不如式者坐其所司及所造所用之人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臣按聖王本律作器以一天下者非止一鈞石也而五子所歌舉大禹所貽之典則止言鈞石而不及其他何哉先儒謂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出也故以鈞石言之嗟夫萬物之輕重取信於權衡五權之輕重歸極於鈞石是雖一器之設而與太宰所掌之六典八則同爲祖宗之所敷遺承主器而出治者烏可荒墜先祖之緒哉

周禮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陳其貨賄出其度量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同其數器壹其度量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

臣按三代盛時所以制度量以定長短多寡以取信於天下者非但王府則有凡諸侯之國道路之間莫不有焉天子時巡則自用以一侯國之制非

時巡之歲則又設官以一市井道路之制焉是以當是之時一器之設一物之用莫不合於王度而無有異同否則非但不可行且有罪焉此天下所以一統也歟

典瑞璧羨以起度

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爲一度

臣按班固漢志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孫子算術蠶所吐絲爲忽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毫十毫爲一釐十釐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則尺固當以十寸爲正矧天地之數生於一而成於十十者天地之足數也也是以爲度以定萬物之長短豈非一定之理中正之道哉璧羨既起十以爲丈引又起八以爲尋尋則非一定矣設欲用八去其十之二是則八也又何用別爲之制哉臣愚以爲璧羨雖古人之制然宜於古而未必宜於今也請凡今世所用之尺壹以人身爲則謹考許慎說文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十分爲寸則十寸爲尺也宜勅有司考定古法凡寸以中人手爲準鑄銅爲式以頒行天下凡所謂八寸六寸之尺雖古有其制皆不得行焉則用度者有定準製造者有成法矣或曰人之手有短長體有肥瘠烏可據以爲定哉曰自古制度者或以素黍或以絲忽地之生黍豈皆無小大蠶之吐絲豈皆無粗細何獨致疑於人身哉且身則人人有之隨在而在擬寸以指擬尺以手雖不中不遠矣

臬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滿深尺內方尺而圖其外其實一滿其鬻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鐘之宮槩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臣按先儒謂粟之爲義有堅栗難渝之義使四方觀之以爲則萬世守之以爲法以立天下之信無敢渝焉所以名工謂之臬氏也夫三代之量以金錫爲之外圍而內方以象天地後世則改用木而內外皆方失古意矣古昔先王所以垂典則於子孫以示四方信後世者既有所謂大經大法而於器物之製作又皆各有成法焉然又恐其歲久而易壞也又必鎔煉金錫而鑄爲之器權其輕重之劑準其高下之等既精既堅無餘無欠刻爲銘文以爲世則置之王府之中以示天下之式以垂後世之範使其是遵是用不敢有所渝易焉以此爲防未代乃有以公量收私量貨以暗收人心潛移國祚如齊陳氏者然後知古先哲王於巡守之時必同度量衡於行政之初必審權量非故爲是屑屑也其爲慮一何遠哉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臣按孟子言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者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後世田不井授凡古之溝塗封植之界限盡廢所以經界者不過步

其遠近量其廣狹分其界至以計其頃畝之數焉耳然欲計之而無所以經畫之尺度可乎大江以北地多平原廣野若欲步算固亦無難惟江南之地多山林險隘溪澗阻隔乃欲一一經畫之使無遺憾豈非難事哉古人丈量之法書史不載惟王制僅有此文然正言古今尺步畝里之數而不具其丈量之法今世量田用所謂步弓者不知果古法否然傳用非一日未必無所自也是法也施於寬廣平衍之地固無不可惟於地勢傾側紆曲尖邪之處其折量紐算爲難小民不人人曉也是以任事之人易於作弊宋南渡初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首行於平江然後推及於諸郡當時亦以爲便惟閩之汀漳泉三郡未及行朱子知漳州言於朝力主行之然竟沮於言者或曰宋人經界之法可行否歟曰何不可之有使天下藩服郡縣皆得人如李椿年朱熹鄭昭叔斯行矣雖然猶未也苟非大臣有定見得君之專以王之於上豈能不搖於羣議而終於必行哉

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正權概仲秋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臣按古先盛王凡有施爲必順天道是以春秋二仲之月晝夜各五十刻於是乎平等故於此二時審察度量權衡以驗其同異或過而長或過而短或過於多或過於少或過於重或過於輕皆有以正而均之使之皆適於平焉後世事不師古無復順時之政雖有度量權衡之制一頒之後聽民自爲無復審察校量之令故有累數十年而不經意

者矣况一歲而再舉乎民僞所以日滋國政所以不平此亦其一事也

論語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

臣按饒魯謂民間權量關係尚淺最是官府與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今之苗斛皆然嗚呼豈但一苗斛哉苗斛之弊比其爲多爾凡官府收民貢賦其米麥之類則用斗斛布帛之類則用丈尺金銀之類則用權衡三者之中丈尺爲害較淺惟斗斛之取盈積少成多權衡之按抑以重爲輕民之受害往往積倍蓰以至於千萬多至破家鬻產以淪於死亡用是人聊生而禍亂以作武王繼商辛壞亂之後即以謹權量爲行仁政之始言權量而不言度非遺之也而所謹尤在於斯焉謂之謹者其必丁寧慎重反覆詳審而不敢輕忽也歟

前漢律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數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夫度者別於分寸爲寸莧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

臣按以上言度五度之義分者可分別也寸者付也尺者莧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

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侖用度數審其容以子數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以井水準其侖合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夫量者躍於侖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臣按以上言量五量之義。倉者躍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倫之量也。升者登也。斗者聚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

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倫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臣按以上言權五權之義。銖者銖也。物絲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斤者明也。鈞者均也。石者大也。

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各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鈞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異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

臣按五度之法。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惟引則用竹。蓋引長十寸。高一分。廣六分。長而難以收藏。故用竹。篋爲之爲宜也。五量之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庇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備其狀。似爵。夫班志於度量二者。皆言其所以製造之質。或用銅。或用竹。獨於權衡略焉。乃於下文總言度量衡用銅者。意者權衡亦用銅歟。後世於度量二者。用木爲之。度間有用銅者。而斗斛之制。用銅鮮矣。權之爲器。非若度量雖有長短大小之不同。而各自爲用。惟權之一器。則兼衡與準而參用之。所以爲之質者。亦各不同。準必以繩。權必以銅。而衡則以木。若銅爲之也。後世一惟用木耳。臣請詔有司。考校古今之制。

鑄銅爲度量權衡之式。藏在戶部。頒行天下。藩服郡縣。凡民間有所鑄造。必依官式。刻其成造歲月。匠作姓名。赴官校勘。印烙方許行使。秦始皇二十六年。一衡石丈尺。

臣按秦事不師古。至爲無道。而猶知以一衡石丈尺爲先務。况其不爲秦者乎。然呂祖謙作大事記。於始皇平六國之初。書曰。一衡石丈尺。而其解題則云。自商君爲政。平斗甬權衡。丈尺。意其所書之石。非鈞石之石也。後世以斛爲石。其始此歟。

宋太祖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爲嘉量。以頒天下。凡四方斗斛。不中度。不中式者。皆去之。又詔有司。按前代舊式。作新權衡。以頒天下。禁私造者。

太宗淳化三年。詔曰。書云。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咸父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式。如聞。和黍之制。或差毫釐。鍾鈎爲姦。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稱法著爲通規。

臣按宋太祖太宗。皆起自民間。熟知官府出納之弊。故其在位。首以謹權量爲務。史謂比用大稱。如百斤者。皆懸鈞於架。植銀於衡。或偃手。或抑按。則輕重之降殊爲懸絕。於是更鑄新式。悉絲黍黍而齊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損也。又令每用大稱。必懸以絲繩。既置其物。則却立以視。不可得而抑按。絲是觀之。可見古昔好治之君。莫不愛民其愛民也。凡官吏可藉以害民者。無不預爲之禁。革則雖一毫之物。不使過取於民。彼其具文移著律例約束。非不備。刑罰非不嚴。然利之所在。人惟見利而不見害。往往法外以巧取。依法以爲姦。孰若每事皆

立爲一法。如宋人之於權衡。必齊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損。又俾操執者。却立以視。而不得按抑。噫。使凡事皆準此。以立爲之法。則官吏無所容其姦。而小民不至罹其害矣。

程頤曰。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

臣按程子謂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皆不可闕。朱子謂文章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之類。然但言文章。而不及綱紀。臣竊以謂權而謹之。量而審之。使其長短適平。多寡酌中。固是文飾之意。然於操執之時。或鈞鍾之轉移。衡尾之按抑。收放之際。或斛面之加淋。旁庇之搖撼。則是無綱紀矣。是知聖人爲治。無一善之徒行。無一法之徒立。一器之設。雖小也。而必正其制度。一物之用。雖微也。而必防其病弊。惟恐一事之或失。其宜一民之或被其害。此所以鉅細精粗。無不畢舉。上下四方。無不均平也歟。

以上權量之謹。臣按舜巡守。同律度量衡。而此止云權量。而不及度者。蓋論語叙武王之行政。止言謹權量。朱子註孟子引程子之言。亦止言謹權審量。而不及度意者。權量之用。比度爲切。歟。不然。則舉二以包其一也。

荆川稗編

王應電論泉府

古之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而已於後。乃有商焉。注有於無。自物所出之處。遷之於所無之地。有賈焉。積盈待之。自物所生之時。藏之於既竭之時。故商之

爲言以商計財利爲事也買之爲言以網羅財利爲心也夫以利相交人己相形不能無私己之心故一物也賣則欲多買則欲寡彼此競爲虛誑爭辯於是乎起然猶自己之物弊端未甚也至於有商賈則專以牟利爲事且暮孽孽凡可以利己而生息者無所不至濫惡僞飾凡可以欺人而覓利者無所不爲於是山野之氓不得不資於市而其受屈則有無所控愬者至於天患民病乘急鬬價衆方以爲災禍而彼獨以爲樂幸孤寡貧窮假貸稱責此方以爲困苦而彼乃以爲資息又大利所在則奸細於是而竊窺大衆所萃則奇袤於是而聚集故可以利民者莫如市而可以害民者亦莫如市也爲民父母均吾赤子可以無處治之法與轉移之方哉是故肆長陳其貨賄而美惡不可以混淆賈師覓其價值而貴賤不得以任意司稽巡其犯禁胥師察其飾行價賈而詐僞不得以相欺有胥以掌其坐作出入則事不亂有賈人以爲之質劑則人心信服同度量一淳制而物有所準司號禁號亂司稽執盜賊而強暴無所容凡此皆治於未亂之前也其有犯禁而事覺梗化而成訟者小則胥師賈師聽之大則市師聽之則夫民之入市者交易而退何有不得其所者哉至於市中之物有利於人而不厭其多者則使之阜爲害於人而不可有者則使之無又有罕用而不可無宜有而不可多者故無則使之有多則使之少蓋或有無其征塵或低昂其價值以示夫去取輕重之意無非欲以利吾民而已然此不過以民間貨物爲轉移之方耳猶未見夫君民一體之意也民有貨物不適於用市而不

售者雖賤而亦樂輸也則以其價買之事居積者不得抑其價而取焉及市中既乏而民欲買者雖貴而亦樂從也復以其價賣之擁富資者不得高其直而與焉是以市中無甚賤之物而民之有貨者不傷亦無甚貴之物而民之有用者不困也然此猶有交易之意也至於民有喪祭大事適空乏而不能卒辦聽其從官除用事過即還蓋民有急而無措官有餘而無用除而與之有益於彼而無耗於此所謂惠而不費者也然此猶欲其還也至於民有極貧者則遂貸而與之以其不可以爲繼故以國服爲之息蓋力者民之所自有而無待於外公事者上之所不能無而心欲假之於民者故貸之而使服國事下之用物者若食其力上之與物者若假之直與焉而不損周焉而可久以是而保息乎貧民市法之善莫有大於是也後之人心量既非古人之心量俗儒或以時政而妄釋經語織人或屈聖經以便己私因有禁貴價斂滯貨之云遂爲均輸之說賤則買之貴則賣之使富商大賈不得牟大利人主乃自爲商賈而牟利焉因國服爲息之云遂有放錢收息之舉惡豪民之取息病民人主乃自爲豪民以病民焉彼瞽聵者遂因而訾聖經謂之何哉愚嘗因是而推原夫聖人制利之心矣蓋利者人所同欲也多亦何用財者本無所用也竭則廢事故聖人者立爲政教使愚夫之自足其用亦不能不取之於民以足國之用耳豈有立爲巧法人棄我取以陰奪民利又爲之固財自守坐視民之困窮而不救復愚弄之使之借而出息哉故夫商功計利奪彼與此日積月累以肥其家者匹夫之行

也以宇內爲家邇有無同憂樂以均平爲事而不使有一夫之不獲此天子之事也故君猶天也覆載生成豈有利於物相之於天下也乃家事也君民一身豈有助君以爲斂於民且古者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盡藏於己於後而有借孔子曰有馬者借人乘之借而收息乃周衰已後事註疏一差荆舒因執之以殃民然亦未有能推聖人公天下之心以明經旨而服其心者愚是以不能無遺喙也彼買人之子篡弑之流皆不足道嘗因是而反復熙寧之事以謂安石承宋室削弱之弊欲起而振之是矣謂當時之務莫急於強兵強兵莫先於富國亦未爲失但謂富國須取之於民此念一興其謬何啻千里遂以市井之心用市井之人行市井之事且操君相之勢執平治天下之說而行之視彼禦人之劫奪而猶有所畏忌者殆加數等矣後之人猶以其文章制行而不敢非之夫文以載道失道而文亦何所用行檢而失其大經亦陳仲子之流耳何足道哉

古今治平略一

三代貯糴

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夏籥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周書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二年之積者亡生十殺